

# 鬥爭

DOH TSUNG

第八期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每份售價一分

## 十字路口的西班牙

### 到革命去還是到法西斯去？

西班牙內戰的火線已經高高燃起了。革命的軍隊，受法西斯軍官的領導與保王黨流寇的幫助，正在進攻、戰鬥、焚燒並製造恐怖，企圖保護封建財產。而社會主義革命潮流之高漲則危殆到了這財產的基礎。西班牙階級鬥爭再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的了。一切剝削工農的人們，為保障自己的階級利益，都集合在共同旗幟之下。佛蘭寇的法西斯軍隊，享有城市資產階級、鄉村地主與教堂的物質的供給。共和黨與保王黨的區別已經消滅了。今天的鬥爭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羣衆的鬥爭。

西班牙無產階級，在現在的內戰中，已經顯出了光輝的精神與領導革命的能力。他們由意、德、奧的教訓，知道只有武力才能結束當前的法西斯的壓迫。因此他們對於保王黨與法西斯盜團的進攻，用刺刀與砲彈作答覆。

由二月國會選舉中產生的「左派」共和黨政府，其一切行為，事實上都是為今天法西斯的政變預備道路。共和黨政府的政策是階級調和與在破落的社會基礎上施行改良，而社會黨與共產黨則無條件地擁護這政策，以麻痺工人的戰鬥意識，並渙散工人的戰鬥組織。但被經濟恐慌逼得無出路的工作與下層小資產階級是不能滿足這種政策的。工人以不斷的英勇的罷工行動實現他們的要求，農民則企圖以武力奪取封建貴族與無數離鄉地主的大產業。在此情形下，想維持「秩序」即維持財產權的政府，逐漸發現自己已不能執行職權了。有產者各階級的煩惱也日益增長了。於是無產階級便以武力來保衛自己。於是資產

階級民主主義便受到嚴厲的嘲笑，而法西斯武裝便起來「制止混亂」並「恢復秩序」。這樣，當工人羣衆還陷在人民陣線的網裏而未有決定鬥爭的準備時，而西班牙的有產者却先下手，用光亮的刺刀、長鎗、機關鎗與飛機炸彈等對着工農大眾，聲明他們決不和平地離開歷史舞台了。這便是全世界史大林主義者所謳歌的人民陣線的「勝利」！

目前形勢最顯着的特點是為法西斯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地主的營壘與革命民衆的營壘之對立，在前者之中，有明顯的目的與認識，有密切的行動的合作。在後者之中，則無有明白的革命遠景與合作的戰鬥組織。法西斯已開始了反革命的進攻，其目的在於打碎無產階級，破壞他的組織，並壓制他不使再起。而無產階級，則一部分受了人民陣線尤其是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欺騙而成了政府的附庸，一部分被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呆板的理論所迷惑，因而都採取了防守的立場。然而整個形勢是急迫地需要進攻的。鬥爭決不能僅限於防衛。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的革命的進攻才能打破法西斯。這樣進攻的邏輯結果是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但現在卻沒有革命領導把工人引向這條正確的道路。近來，在鬥爭過程中，工人已不得不逐漸擴大他們的武裝力量並取得地方政權，但這種行動大多是自發的，並且在全國是完全不一致的事實非常明白，羣衆正在等待並歡迎真正革命的領導，羣衆正在自動地奔向革命的前途。在加泰隆尼亞，在軍事鬥爭的火線中，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提出了工人管理

工業，二十六小時工作週，增加工資百分之十，減低地租百分之二十，鎗斃法西斯領袖，肅清軍隊中法西斯分子等等要求。這些要求之提出，是反映着無政府工團主義工人們的政治情緒已十分高漲，已在呼喊着革命的堅定的精神。工人們知道，除過革命，除過奪得工廠與一切生產工具，再沒有出路了。

當法西斯軍事進攻已開始時，共和黨政府不得不武裝民衆。昨天還不許工人罷工農民佔有田地的政府，今天在生死關頭却轉來乞助於羣衆了。但羣衆就給與了熱烈的回聲。恰像十九年前彼得堡工人欣然動員去抵禦封建將軍加爾尼洛夫的軍隊而保護赤色首都，以後後來好對付較弱敵人克倫斯基那樣，現在西班牙工人也拿起了武器以打擊他們的死敵法西斯。

但由工廠、作坊與礦穴中集合成的工人軍隊，現在正在向最危險的地步前進。他們以偉大的精力，堅決與英勇攻擊法西斯的威脅。馬德里由武裝工人與無產階級婦女隊伍之奮勇戰鬥而得以保全。戰爭仍在繼續着。由各方面看來無產階級勝利是很有希望的。但無論如何法西斯是不容易勝利的。如果法西斯軍隊被擊敗並被消滅了，則戰線變遷的革命戰上是不會自願地回到資本家與地主之統治下而重過奴隸生活的。這時，如有革命的領導，他們可以把手中的武器用作奪取政權的工具。所以嚴重的危險仍然在於：西班牙工人沒有革命領導來及時地指導並聯合廣大民衆運動取得政權的決定鬥爭。

二千三百萬的西班牙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農民。正像中國是亞洲重要國家中的經濟最落後的國家一樣，西班牙是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國家。農村革命問題在西班牙已有決定性的重要性，但在目前事變中，無產階級已在農民中間很明顯地建立了自己的領導作用。假如他能樹立革命的目標，他便能領導廣大的鄉村貧農。法西斯蒂是依附在城鄉小資產階級分子之不滿上邊的，他想把這些分子結合在反革命的旗幟之下。然而事實顯然，工人的勇氣與戰鬥精神已經把大部分的下層小資產階級都集結到無產階級與反法西斯的旗幟之下了。

目前西班牙局勢的根本問題，是在革命與反革命兩條路中選擇一條，這情形已被廢王亞爾芳勒第三所明白道出。廢王認爲目前的政變是他恢復王位的機會，於是宣佈他希望西班牙「從恐怖與每日的暗殺慘狀中（即工農的革命行動中）被救出來」；只有取消左派政權才可以終止內戰而

使西班牙得到衆所願望的和平。法西斯領袖佛蘭寇說得更顯明：「我們的目的是掃除現存的馬克斯主義及其一切組織」。但是工人領袖們却還不知道：只有無產階級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權才能終止內戰並建立起新的進步的政權。

西班牙政變的國際意義，別的國家，尤其是法西斯權力的國家，知道得很清楚。法西斯的意大利與德國正在竭力對西班牙法西斯暴動給以實力的援助。莫索里尼與希特勒懂得西班牙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將要大大削弱他們的獨裁。但法國的所謂「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政府的態度怎樣呢？那却不堪對比。萊昂白倫政府答覆馬德里政府所提出的購買軍火的請求道：「我們願依照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保持完全中立。我們願意與西班牙的明日的政府建立友誼關係」。這便是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答覆！這個被史大林主義者所「無條件」

近來，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華北，表面上好像是比較緩和了，但實際上則與國民黨勾結着，正依照其已定計劃步步進行。日本帝國主義經營華北的目的，在於對蘇聯作戰準備，對二次世界大戰準備資源，對日本國內的工業與資本尋找市場。近來軍事壓迫空氣所以鬆弛，五省獨立運動所以暫緩，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華北的軍力與財力已控制了全局，所需要去實現其目的規模已經具備，只待充實與消化。故無意急改變政治組織形式的必要；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接受了蔣介石的希望，不願更表面地損傷國民黨的統治面子，以免刺激起民衆的反日反蔣的情緒，而換得南京政府的實際尊敬。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到任後，所以屢次聲明今後將特別注意於中日經濟提攜，尤注意於開發華北經濟，其原因便在此。

近來，日人關於將專力於開發華北經濟的談話，從川越到代田，即從日本外部到軍部，都說得非常一致而響亮。而事實上確實是在向開發逐步進行。除滿鐵專員調查外，日本在華北駐屯軍部又從國內聘到各種實業專家，對華北之植棉、鐵礦、水利建設與鐵路建築，作專門的調查與設計。而水利建設的調查已從永定河而南下擴張到黃河。日人所希望的是統制住華北的經濟，至於開發的資本則希望由中國人自籌（日本當局上月對李滋羅斯說明日本可對中國作建設材料與人才的援助，而不

擁護的「反法西斯」政府，竟拒絕援助鄰國的反法西斯鬥爭！而且，假如明日西班牙有法西斯政府出現，那「我們」還要與牠「建立友誼關係」。

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原則，再無有更難看更可惡的背叛了。不過我們原不能對白倫的黨與政府希求什麼，因為這些第三國際的紳士們本是老叛徒。但是第三國際的共產黨怎樣呢？牠無條件擁護白倫政府，因而牠對後者的罪惡負完全責任。我們還記得，當第三國際的官僚們背叛了並離棄了德國無產階級之後，他們又立刻與希特勒政府建立了「友誼關係」。

對這些叛徒，各國革命者須提出高聲的抗議。對西班牙無產階級，別國工人須給與有力的援助。

援助西班牙的英勇的工人階級戰士！世界工人與西班牙工人團結起來！打倒法西斯！——西班牙革命萬歲！

### 日益奴化的華北

能作資本的援助。而中國資產階級將介石宋哲元，也就先意承志地逢迎着日人這種慾望，而自動地積極地來準備開發華北。他們得到日人的示意，把漢奸、國賊、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石友三、曹汝霖、日人西田等）都捧上華北政治舞台，又邀請「安福系國賊」及日本帝國主義老走狗王克敏去主持這種開發。七月十六日宋哲元談話說：「予對於華北經濟之振興，期望日本作強有力之援助。開發華北經濟最有望者，為平綏官地化地方的鐵礦，……開發華北經濟幹線之滄石鐵路，目前正在進行準備」。正在準備的滄石路，原是日人所要求建築的，並且其建築與人才也已議定由滿鐵供給。由這些事實可知，目前在華北，雖然日本帝國主義未從軍事上的政治的方面作明顯的進攻，但春併華北的計劃，則經過國民黨漢奸等代理人之手而在着實現了。

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在綏察內蒙的行動，則與其在長城以內的行動方式完全不同。在長城以內，牠所需要的是不刺激中國民衆的感情，而獲得戰時資源供給地與日貨市場，所以在這裏牠用軍力控制着而委託中國的代理人來實現這個目的；在長城以外，牠所需要的是對蘇聯的戰爭布置，因而在那裏牠必須作政治的與軍事上的更具體更實際的準備。近來牠在察北綏東大組織其偽自治軍，在內蒙以德王為傀儡成立蒙軍八師，並扼住了華北與內外蒙古的交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

通要道，而計劃建築赤多倫、多倫至平地、山鐵路。這種種活動，雖然對華北與西北是預備攻勢，但主要的則是以蒙制蘇的初步。而且顯然地這種種攻蘇聯的活動，是得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容忍的。

總之，最近華北的局勢，雖然因為日帝與國民黨的勾結而趨於穩定，表面上似乎似乎平定了許多，但實際上華北與內蒙的危亡程度是在加深。日帝的軍事政治的經濟的勢力日在深入而鞏固，而民衆則日在陷於奴化的深淵中。工人祖國的蘇聯，受日帝威脅的程度因而增加了，而中國民衆今後若想把日帝勢力驅逐出華北內蒙，便非多流幾萬幾十萬人的血不成功。誰造成這種種局勢的呢？統治階級國民黨是引狼入室罪魁！

國民黨所最害怕的是民衆力量因日帝侵略而增強起來，而日帝所需要的實際利益的獲得，只要日帝能顧全國民黨政府的面子，不作太刺激民衆感情的不必要的行動，國民黨政府是甘願把實際利益供給日帝的。所以最近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土

### 工友們，起來！ 爲實行工廠法而奮鬥！

國民黨政府向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交涉了幾年，租界當局才許可在租界中實行工廠法之一條，即檢察中國人工廠。一九二九年，即約七年之前，國民黨政府就大吹大擂地宣傳說，如果工廠法的各條款實行了，定能改善工人們的工作條件。但實際上國民黨政府並無心要實現這所謂法，而工廠資本家也認爲這法律的實行定能摧毀各工業，於是這個很好看的工廠法便只得成爲紙上的空談。然而國民黨的舌士們却仍然拿這紙作廣告在國際上招搖撞騙：『請看，中國已有世界最前進的工廠法。這還不足以證明南京政府是一個進步的政府嗎？』而對於工人，國民黨政府爲要保自己的面子，便設法解釋這工廠法不能實行的理由。他說，工廠法必須在租界外工人工廠中一律實行，不能單獨在中國人工廠中實行；否則中國人工廠將多受一層不利，而妨害其商業競爭。但上海帝國主義當局却拒絕這工廠法在公共租界中實行。他們完全不相信國民黨是『好意的』，他們認爲如果讓這工廠法在租界裏實行了，則事實上華界的中國人工廠將受優待，而各帝國主義工廠將失掉

所下的容忍最低限度的定義。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僑國，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欺騙民衆，不使他那統治者而日本難堪，他是可以一勾銷過去的東北被奪的舊賬的，並且只要不叫他承認，他還可以容忍日帝再建立幾個僑國與僑組織。最近日本陸海外三省當局發表了半官式的警告國民黨的宣言，說『中國政府如忽視日本特殊的地位，則日本對華北的政策，自將難免更趨強硬』。這當然又是最新刺激民衆抗日情緒的東西，國民黨害怕這宣言引起民衆的興奮，於是不得不日本當局自己否認，牠竟而幾次地地否認了這個宣言（南京中央社屢次聲明否認）。這事實更一次証明了中國民衆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最害怕的則是國民黨政府，而國民黨政府所最害怕的則是中國民衆。所以，中國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是民衆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國民黨政府，並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日。

主義者長期交涉的結果，帝國主義者只許可南京政府檢查租界中的中國人工廠，並成立了一種檢查協定，但堅不許可檢查外人的工廠。因爲他們如果許可了，這將損害他們用大砲刺刀從中國逼得的特殊利益。而且現在即檢查租界中國人工廠一點也成問題了。工廠檢查員的作用是什麼？簡單說來，是查工廠的安全與衛生設備。但我們得指出，如果工廠法上所規定的許多重要條款不同時實行，則這種檢查是一種空形式，對於工人是毫無價值的。但各重要條款，國民黨政府爲怕損害資產階級的利益，却決無意於實行。工廠法的重要條款爲：禁止雇用不滿十四歲的童工，至於十四歲到十六歲的童工則只許雇用於『輕易的工作』。禁止童工與女工工作危險工作。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規定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遇特別需要時可以增加到每日十二小時，但額外增加的工作時間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而額外工資必須較平時工資爲高。童工無論如何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八小時，而每日工作時間則禁止在從下午七時到上午六時之間。禁止女工在下午十時到上午六時之間工作。有幾條還規定着

休息時間、假日、童工與學生由雇主出資辦補助教育、女工產前給假八個星期而工資照給、賠償因工作而殘廢或死亡的工人等。又有幾條說到改良工廠的安全與衛生設備。現在國民黨政府所鼓吹着要實行的，僅只是最後一條，而資本家還在表示說，即是實行這一條也要『逐漸』進行，以免他們受到不利。

我們再說一遍，假如工廠檢查員的爲了工人的安全與衛生而實行了，那只是形式而毫無實際的價值。工人，尤其是年輕兒童，每日要勞動十二和十四小時，還談得到什麼衛生？在因過度緊張的長時間勞動而疲倦得不堪時，工人還怎能防衛自己的安全？工廠在各方面都是工人的危險地。廠

休息時間、假日、童工與學生由雇主出資辦補助教育、女工產前給假八個星期而工資照給、賠償因工作而殘廢或死亡的工人等。又有幾條說到改良工廠的安全與衛生設備。現在國民黨政府所鼓吹着要實行的，僅只是最後一條，而資本家還在表示說，即是實行這一條也要『逐漸』進行，以免他們受到不利。

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已決沒有澈底排除帝國主義與消滅落後關係的力量，即是說，牠已決不能以自力來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且相反的，牠已成爲這一革命的障礙人了。所以中國如果要完成土地與民族的革命，必須靠無產階級領導了貧農大衆，直接打擊資產階級，並建立社會主義性的獨裁政權。所以這一革命如不想勝利，若思勝利，必不能以土地及民族問題之解決爲限。這就是已爲俄國十月革命所證實了的『不斷革命論』，也正是史大林黨『第三黨』以及一切『民主主義者』所不能理解的真理。

### 評『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綱領』

前由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在編建起事的時候，因領袖們之取得政權而宣佈解散。最近在抗日運動的高漲聲中，他們又着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了。他們發表了『綱領』，又刊行了許多政治主張。雖然這還不是個羣衆的組織，但我們爲了革命青年的正確認識起見，仍不得不將牠綱領上的欺騙性與有害性揭發出來。

『綱領』的總綱領的意義就在說中國當前革命的內容爲：（一）反帝鬥爭；（二）土地革命。他們認爲『能夠擔負民族解放鬥爭任務的，只有中國的工農勞苦大衆和一切的革命分子。因此，反帝鬥爭與土地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兩面，不能與反帝鬥爭的革命分離』。這一切當然都是對的，但這還不夠。用更更深刻地加以研究：到底在這一鬥爭中，那一個階級應該起着領導的作用？這兩個革命的內容應該怎樣政治鬥爭的形式來解決？

對於第一個問題，『綱領』上不敢加以明白的答覆，不過地修飾的意思，如第八節中所云：『……其中求生存求解放最迫切的，便是佔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却也明白地說明了他是要靠農民的領導力量來完成中國革命的。

其實農民政黨的無前途，及其必然墮落成資產階級政黨的事實，已經毋須在理論上爭辯了。農民單獨運動之無一次勝利，以及農民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俄國）才得到了解放，歷史上已經充滿了例證。尤其像中國農村中，具有天賦的階級分化，主義，內與封建除勢，交相勾結，對工農維持其高壓的統治之時，誰如果出來號召以農民（本性是資產階級的）的領導力量來完成土地革命爲限的革命，那不僅是幻想而且是一種反動。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牠『綱領』上的所謂『人民非常代表大會』吧，據說是要由『各職業團體及各組織中』選舉出來的。這又是一個欺騙。雖然在這些組織與團體之上，還冠以『反日』與『革命』的頭銜；但這是無用的。我們知道中國有組織的羣衆只是小一部分，而且其中大半不是資本家、豪紳、工賊與官僚；至於最大多數的工農大衆以及勞苦的小所有者從來沒組織的，難道他們就沒有參加『人民會議』的資格嗎？假使真照『綱領』上所說，則這所謂『人民非常代表大會』，與蔣介石的『國民大會』有何分別？因此，我們號召一切革命的工農與學生們：別受那些『第三黨』政客們的欺騙，真能解決問題，而且真能代表民意的，只有那由平等、普選、無記名、直接投票而產生的全權國民會議！

中國自從史大林黨墮落到愛國主義與階級合作的泥坑以後，無產階級完全陷於失望、混亂與無出路的状态。本刊的任務，即在於向無產階級揭穿各色各樣的欺騙，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爲工農勞苦大衆的解放而鬥爭。可是牠雖然負擔了這樣巨額的責任，但經濟狀況却異常窮苦，本刊的生命全靠無產階級的戰士們節衣縮食來維持，這當然很難長久繼續。因此，我們竭誠希望一切革命者，一切同情於我們這一事業的人們，給本刊以物質上的幫助！

募捐啓事

# 給安德烈·紀德的信

維多·綏奇

（譯者按：紀德這一個名字，在中國似乎已經無庸介紹，差不多和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人一樣，早已成爲中國「左翼」作家的偶像了。當然，我們對於這些大文學家的態度，決不因爲他們受了「左翼」作家的捧而減少了敬意。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大文學家之接近於革命，是有其一定的限度的。我們決不可因他們的左傾而購捧，我們自然歡迎，但他們的觀點果閉了眼睛，那我們必須加以批評的。維多·綏奇寫這封信的意思，就在於此。因此，我們要把這封信譯過來，特別要介紹給中國左傾的文學家如高爾基等。）

維多·綏奇爲法國著名的大才作家，是紀德的老友，入蘇聯籍，幼年即參加革命，於一九二三年加入左派反對派，在法、奧共產黨中活動，一九二八年被開除黨籍，同時被捕，後因法國作家及工人方面的抗議而獲釋，此後居住於列寧格勒，脫離了積極的政治生活，專心從事於文學工作，在此期間中，不斷爲他自己及重病的妻要求出國護照，不許。至一九三三年，他因其友金娜（反對派包列伏衣之妻）等之累，同時被捕，在莫斯科G.P.U.監獄中居住三月後，被放逐至奧倫堡三年，最近因西歐作家（紀德亦在內）的釋放運動，始得出國。他的著作「第一次俄國革命的一年」，「獄中」，「文學與革命」等書，不久將在馬德里與巴黎出版。）

## 親愛的安德烈·紀德：

你最近在那巴黎召集的國際作家保障文大會上作了主席，在這會上，關於蘇聯的思想權問題只談到了我的事情，而且彷彿還違反了大多數到會的人的意志。在那個時期，我知道你曾盡力設法要把我那些文稿從莫斯科的檢查處中救出來。那裏還有我所有個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憶，我所有的筆記素描，以及所有我生平積集起來的珍貴的稿子；你替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即在那保護我的朋友，與不願幫我的人們之間，做了一次公正人，我很爲感謝。假使我個人的事情你感覺到興趣，那末在我致馬格特曼因·巴理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夠發見一些對於這一問題的教訓，茲將該信附上。現在我再給你講一點別的事情吧。

實際上，在我們所參加的偉劇中，也多少地與你有關係。況且你現在已經處身於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紀德，請讓一個共產主義者很直率地把我們的最高統治者講給你聽聽吧。我記起了你雜誌上的幾頁，其中你說的你在九三二年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因爲他保證了人格的自由發展。（現在我沒有書籍，也沒有空閒的時間去找尋你的原稿，所以只能憑記憶來重述你的思想。）讀這幾頁的時候，我正在莫斯科，心裏懷着一個極矛盾的愛情。開始我很快活，因爲看見你走到了社會主義，這主義是在很久以前，即從我熱情的年青時代以來，就已信仰了的。嗣後，我鑒於你所謂的話與我所陷入的實際完全相反，又覺痛心。當你雜誌上的幾頁，映入我眼簾的時候，我週圍的人們正陷於這樣一

## 個情形之中，即他們甚至不敢冒險地去拿

一本雜誌來看，因爲他們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來搜查的可能；我對你說吧，當我讀你那本雜誌時，所發生的一種感情，正像一個處身於前線戰場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從後方寄來的報紙，在上面他發見了一些歌頌那最後一次爲正義而戰的鬥爭。我自己問問自己，難道你對於我們的鬥爭，對於革命之被她的內部的反動所損害，能一點都不知道麼？從那時起，一個工人假使要發表一點意見，不管他的聲音多麼低，總立刻會被開除出黨，工會與工廠，且會被監禁與流放的。……三年過去了，這是怎樣的三年呀！這時期中之顯著的特徵，爲基洛夫事件以後的大批屠殺，列寧格勒居民之成羣地流放，幾千名共產主義者之囚禁，以及集中營之充塞，這些集中營幾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親愛的安德烈·紀德，你是常常有睜着眼睛來生活的勇氣

的。那末你今天總不能對於這一個實際情形閉着眼睛吧，在那個情形中，你已經再沒有向工人們說一句話的權利了，當你將社會主義去教育工人的時候，你只能用這樣的一個觀念；即他們身體的勞動，精神的勞動，以及他們生命的勞動。你要談到思想的情形麼？那末一個絕無內容的枯燥教條，硬生生地放到各種思想的領域裏去；而且在一字一句重覆着或簡單地註釋着獨裁者所說過的話。歷史每年都在澈底地改修着，百科全書在重編，各種叢書在檢閱着，爲的要到處塗去那托洛斯基這一個名字，並且要把列寧其他的

同伴們的名字加以刪去或污損；科學完全爲一時的鼓動服務，他們昨日罵國際聯盟爲英、法帝國主義的卑劣工具，今天卻發見國聯是和人類進步的工具了；……講到作家的情形，即那些以替代其他不會講話的人作喉舌爲職業的人們，他們的情形如何？我們已經見到高爾基了，他把他回憶列寧的作品中某些論到列寧的話修改了，在最後的一版上，有幾頁的話，簡直與第一版上所說的完全相反。……這是一種在小小的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學，是一種文學上的官派，牠組織得極可贊美，報酬得極爲豐富。講到別人就不不同了；那在精神上與我們偉大的亞歷山大·布洛克和伯仲的作家，即現代俄國思想史的著者——衣凡諾夫·拉索姆尼克怎樣了呢？當一九三三年我在獄的時候，他在那裏來爾。比也斯脫在流放地中自殺了，難道不是真的麼？他的罪狀是很大的，即他傾向於神秘主義。可是這裏還有一些各等各種的唯物論者呢？那個著述關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有名作者——黑曼·孫道密爾斯基，在沙皇時代曾被判處死刑的，現在陷於怎樣的流放地中，同時爲些什麼呢？還有那諾伏密爾斯基，也會在沙皇時被判苦刑的，他是第一次蘇維埃百科全書的發起人，最近被判處十年集中營的徒刑，這又是什麼緣故？不過這兩個都是過去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末再請你容忍一下，讓我把一些共產主義者，十月革命的戰士以及高等的知識分子講幾個給你聽聽吧（我舉出這些名字來是很覺得痛苦的。……）阿尼雪夫，他著有內戰史論，是俄文中最忠實與最簡潔的一部史論；還有高爾白欠夫，列列維奇，凡爾定這三位文學的批評家與歷史家。這四人都因同情於齊諾維埃夫派的嫌疑，現在集中營中。下列這幾個人是托洛斯基派，他們的待遇更苦……因爲他們最堅決，已經監禁和流放八年了。這幾個人是——列寧格勒農學教授定格附希端特脫，社會學教授格利高利。耶可文；以及我們年青與偉大的桑赤夫，他在長期絕食之後，於一月間死去了……安德烈·紀德，我這裏所提到的作家，只以那

些能寫入英雄名冊中的名字爲限。我不能談到作家整個階層的精神，很覺抱愧，請原諒。那位俄國社會主義的先鋒——可爲模範的巴柴洛夫（俄文資本論的名譯者——譯者），生於已經五十年了，他現在怎樣呢？還有那馬克思、恩格斯學院的創辦

斯克的監獄中經過了長期的鬥爭，不知死活如何！歷史家蘇洪諾夫，他給我們寫了一本最可紀念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歷史，他因爲意志不堅而同意了，但他是付了怎樣的代價呢？

人道方面的情形怎樣？你一定會覺得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多講一點吧。那樣瘋狂的一種壓迫，無論國內發生了怎樣的危機，都不能爲牠來辯護的，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時代，爲了國家的安全起見，人們也不會發明出這種制度來的。最叫人吃驚的是那種志願性的可怕的警察機關的行動，多少人受了牠的毒害，而且在蘇維埃的反省院中，建立了各派真正的反革命，他們昨天還是蘇聯的公民，明天可以成爲敵人的。對於這一種制度，人們只能找到一個解釋，即官僚們懼怕着自己政策的後果，所以在那一無權利的羣衆之上，建立起施行絕對統治權的法規，統治的官僚們對於自己失去了其管束力了。現在我們要談到工資問題了，一般地講，實際工資跌得極低；至於勞動立法！那也糟糕得極，官僚們可以胡亂地強制執行。那種國內護照的制度，剝奪了人民遷居的權利；爲反對工人及甚至反對小孩的特別法律，簡直痛苦得要人的命；連坐的法律極殘酷，只要一個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到無情的打擊，還有一種，凡工人無護照越過蘇聯國境者處死刑（對於那不能領取出國護照者，此法亦有效），與他接近的一切親友悉數流放。我們正在造成一個反法西斯主義陣線。但在我們的後方有這許多的集中營，這是多麼防碍了我們前進的道路呢？任務再不是簡單的了，你可以看到，牠再不屬於那些專喜簡單化的人了。無論新的國教主義

，或什麼神聖的謊言，都不能阻止那腫瘍的流膿了。保護革命的陣線，現在再不簡單地在維斯士爾與請州了。在無產階級國家的內部，亦保護革命，即反對那反動的

的，不使牠逐漸消耗那工人階級勝利品的大部分，這已成爲極迫切的任務了。只有在一個意義上說來，蘇聯還寄託着我們現代人之最大的希望，即蘇聯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牠最後的遺言。

親愛的安德烈·紀德，也許你從我這一封痛心的信中得到一點東西吧，我希望你能夠如此。我願你決不要閉着你的眼睛，你應該看到那些新元帥的後面，看過那機巧的宣傳，看過這些行列，遊行的隊伍，以及那些大會，這都是舊世界的老把戲！——你要看到革命的實際情形，她已經快要沉溺了，她在向一切的人們呼救！請你同意我：人們對於革命的服務，並不在於掩蓋她的毛病，或蒙住了她的真面目來愚人的呀！

在你的身上，極適切的代表出這一方偉大的智識階級，這一智識階級如果對文明有過了很多地請求原恕的，因爲牠完全忘記了解一九一四年前的大戰，因爲牠完全忘記了光榮的俄國革命，更因爲牠沒有充分地保障勞動者的自由。現在，這一智識階級終於懷着同情轉向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來了，蘇聯已成爲此種革命的化身。那末這一智識階級應該憑着他們的良心，在盲目與明視這兩者之中選擇其一。讓我告訴你吧，誰要是想爲工人階級與蘇聯服務，那他就非明視不可。讓我以那些人的名義要求你鼓起勇氣來！讓我有那明視真實的勇氣！

你虔敬的朋友，維多·綏奇  
一九三六年，五月，不魯塞爾。

西里加

## 史大林監獄的中國同志

編者按：南斯拉夫同志安東·西里加自去年從史大林監獄中逃出後，曾寫了好幾篇文章揭破史大林對各國在蘇革命者之殘酷迫害，其中第一篇曾譯載本刊第三期。因限於篇幅，其他幾篇不能完全譯載，現只譯出其

中說到在蘇的中國同志的兩段如下。這裏西里加同志不過是順帶地提到了一筆，但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中國同志被史大林迫害的情形了。

一個白種人呵！

至於對於中國人及一切「亞洲種」，蘇聯統治者對待可就不客氣了；他們普通都不當作政治犯看待。例如中國在蘇聯的學生們，從前莫斯科科孫山大學中的共產主義反對派同志，他們不是被送到最惡劣的流放地，就是被送到集中營，這些地方都是單純刑事犯的監禁所。他們或者是在地地被運出國外，移交蔣介石（由海參崴到上海）的船運送）。

## 在我的案子研究完結後，我寫信給格伯

與蘇聯中央的聯合辦事處，要求允許我回國。我的信沒有答覆。對於我們是無需客氣相待的，因爲我們不過是巴爾幹小民族的代價。於是我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監獄裏，我回國的問題就被無期擱置了。後來我發覺，我們所受的待遇是「可憐的」。我畢竟是個歐洲人，正如希特勒所說，是

# 工人們，聯合起來！ 反抗資本家剝削！

## 上海中豐罷工工人急需援助！

上海滬東黃興路中豐染織廠全體工人，共約百餘人，平日工資極薄，工人多賴廠主給與的酒精補助生活。前月資本家忽然異想天開，除在工資上剝削工人外，還要剝削工人的酒精。全體工人忿怒，宣布罷工。但資本家爲要完成這次的剝削，態度也非常強硬，因此雙方便對立下去。現在罷工快一月了，還不能解決。上海工人們都起來援助中豐罷工！

## 蘇州大有絲織廠女工罷工反對扣減工資

蘇州大有絲織廠女工百餘人爲反對資本家減低工資，八月九日起罷工。資本家堅持剝削工資標準，不允改變。現在罷工還在繼續中。大有廠的全體工人應該盡力援助剝削罷工女工，使得到勝利。

## 上海紙裱作工人同盟罷工

上海全市紙裱作共五十餘家，工人共百餘人，平日工資極少。近來各作店主聯合減低工資，並大舉學徒，即用賤價勞苦兒童的方法來威迫成年工。工人不能忍受，百餘工人從七月二十九日起同盟罷工，以反對這種封建式的慘酷剝削。料想店主們大概要因爲害怕生意而對工人們讓步。

## 上海寶興玻璃廠資本家藉吞沒職工工資

上海橫濱橋寶興玻璃廠，開設已四十餘年，從工人榨去的血汗已不知有多少。該廠雇員約一百人。現因資本家積欠職工工資已有一千八百元之多，催索多次，都不發給，工人便向國民黨請求援助。但國民黨實際上是資本家的走狗，所以工人們如不團結起來，自己鬥爭，結果一定還是職工們吃虧。

## 上海美麗綢緞廠資本家無理開除全體工人！

上海湖州路美麗綢緞廠，係金姓資本家開設。原是很小的廠，後因經年累月從工人榨得了不少血汗，規模就慢慢大起來。不料近來金姓資本家忽然藉口改裝機器，

把舊有工人，一律開除！工人們派代表向國民黨和社會局請願，因爲他們還不知道國民黨原是工人階級的騙子。美麗工人要鬥爭勝利，派代表向國民黨請願是不行的，最好的辦法是全體罷工與新工人一致起來鬥爭。

## 蕪湖駁運工人火罷工

蕪湖是食糧商埠，食糧用船運往外埠之先，都須駁運工人裝駁船運上大船。此等工人共約千餘人，工資本來甚微。去年國民政府爲幫助糧業商人，把駁運工資減低，規定每運裝一擔食糧，給工資四分二厘。這已經增加了工人的痛苦。但資本家商人們還是不滿足，他們今年又藉口已實行新制度量衡爲理由，容量減小，更要減少駁運工資。而且減少得非常厲害，規定每運裝一擔只給三分六厘。並且這減少又是國民政府決定的。工人們自然反對。因而宣告罷工。這是七月中的事。

這時候正是糧價大漲，資本家商人很有利可圖的時候。並且商人的運送大船已經雇好，每日船費數百元，坐等裝載，損失太大，都覺得忍受不了工人們的全體罷工。但又恐對工人屈服，因而他們竟雇用小輪，拖載日本清公司兩個鐵駁船，上懸日本國旗，想到岸上裝運食糧。資本家說誰誰不愛國，其實最不知愛國，最會賣國就是商人資本家！

工人見此情形，便一面警告日本人，一面組織救護團。數百人在江岸嚴陣以待。資本家商人們見勢不佳，只好把雇得的日本駁船照原路運回。工人知道這事是工頭走狗們向資本家出的詭計，因而去把駁船碼頭和倉庫與成炳貴等三匪賊的家搗毀。現在工人團結得甚堅固，並擬定主意決不讓步。資本家商人看見自己損失太大，並且工人態度太強硬，已經表示願意讓步了。工人們如果能照現在態度與團結情形堅決鬥爭下去，便很有勝利的希望。

## 國民黨慘殺定海漁民

定海岱山島居民，多業漁鹽，每到漁汛，鄰縣漁船也匯集到島上來作交易。國民黨平素黨魁維持政權，對於島上漁民用鹽，限制得非常厲害，並且稅也很重。近來又奇想天開，要對漁鹽民衆實行歸堆及漁鹽變色辦法。歸堆是將鹽民把晒得的

鹽運送一處過秤堆存，以防漁民用不納稅的鹽去醃魚，漁鹽變色是把用作醃魚的鹽都加上顏色，以免漁民作食鹽私售。這種無微不至的壓榨方法，真是斷絕漁民的生命。他們抗不照辦。狗稅警即把漁民捉去吊打。本島鹽民會合鄰縣漁民幾千人要求釋放被捕鹽民，狗稅警即開鎗掃射，打死民衆數十。民衆忿怒了，拿長矛短棍等把稅警局打毀，把稅局放火，把幾個大小走狗都生靈塗炭。這其間，民衆被鎗殺者又有幾百人？慘案發生後，奉化帶與合由帶漁船四百多隻紛紛回籍，但在途中又被奉化稅警巡邏隊四面圍攔鎗掃射，彈如雨下，死人無算。現在狗政府正在大調軍警懲辦兇手呢！要加緊實行歸堆與漁鹽變色。民衆之被殺只好算是白死了！岱山與鄰縣的漁鹽民衆，應該組織起來，爲這慘案並爲自己的生活想個出路。

## 不打自招(守鐵之) 托洛斯基

杜乃茲煤礦書記沙基索夫在中央委員會議席上報告史泰哈諾夫運動，說出了兩個大破綻來。照他說，史泰哈諾夫運動者自己，應該親自在他報紙上寫吹的文章；文章要寫得清楚而簡單，教別的工人讀牠時，知道確實有這樣一個人存在。莫洛托夫說：『對的』。

這幾句隨便的話揭出了破滅滅的真理：讀報的人全都不相信政府報紙；工人們毫不疑惑地知道官報們不但會製造奇蹟似的統計，還會製造某某個人。所以必須想特別方法強迫工人們相信『確實有這樣一個人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公布照片成爲在克林姆林宮開會的這種嚴嚴的史泰哈諾夫運動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沙基索夫引證下面的例子表示在煤礦中勞動生產力已經提高：『一個馬夫能管理兩匹馬』。他又說，除過勞動生產力提高以外，還有一種利益，即『馬能休息』。大概無論如何，馬夫可以不須休息了；汗熱的馬已經替他休息了。

## 華南通信

這次西南軍閥，假抗日的名義，實行反抗蔣介石的軍事壓迫，而作爭權奪利的內戰。陳濟棠的三年軍事計劃初告完成，一切新式軍器無不備，防禦戰壕，延長至數百里，論其實力，本堪與蔣介石一戰。然而竟不戰而先下野，使蔣介石不發一彈

，垂手而得廣東，此實爲吾人意料所不及的。究竟陳濟棠下台之原因爲何？大約有以下三點：

一、欲行獨裁又乏才能：陳濟棠實爲一庸俗之人。然權位心非常重，對於政治軍事財政教育，樣樣都想操在個人手上。如幾次想兼公軍司令海軍司令及兼任第二軍長等。都使下級軍官心存不滿。又缺乏果斷，遇事多疑，其部下三個軍長，無一不受過他的幽禁和停職。此實是招致部下對他的怨憤，而啓受人利誘的機會。再教育界職，秘密屠殺學生，積欠市教薪有幾個月之多等。都是他下台的先兆。

二、蔣介石利誘分化政策：中國大小軍閥，只想弄官發財。一遇某方給以相當權利地位時，便立刻附從某方，絕無廉恥氣節之可言。如此次余漢謀之背陳附蔣，李漢魂黃濤李潔之的掛冠逃走，飛機的異地同時失蹤，戰艦的走離粵海等，無一不是蔣介石利用金錢收買及分發政策之成功。亦是粵陳倒台之一大原因。

三、假外力以抗蔣：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時時刻刻都存鯨吞之心。袖手惜以金錢物資助蔣助蔣，想造成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使其在華北的統制地位更顯鞏固，並進而威脅華南。因此內戰一名，已使一般下級軍人害怕了。此次陳濟棠爲想維持其在廣東的政治生命，不惜借日帝國主義之力，以與蔣介石作抗，此更使其部下忿怒。故當日日本機師入粵的第二日，空軍便逃走一空。跟住來刺蔣陳章等又反戈，以致衆叛親離。這都是粵陳假外力以抗蔣的結果。亦爲粵陳倒台的一大原因。

粵陳下台後，廣西的李白，已感唇亡齒寒。只就給養艱難一點而論，欲作最後爭扎，希圖久延其政治生命，實屬不可能之事。李自的大勢已去，將來惟有繼粵陳兩下野，拱手奉送政權給蔣介石而已。此後西南地盤，將全入蔣介石之範圍。中國表面上要被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所暫時統一。然今後中國的前途又怎樣呢？

一、中國革命會受一時期之壓迫和摧殘：蔣介石爲要維持其統治地位，並過其總統的權限。一方面對於民主革命運動（如抗日抗捐）要極力的壓迫。尤其是對於於十年來未曾釋放之劉其政策，決不放鬆。此後蔣介石對於『紅軍』，將要更殘忍的圍剿。所以中國革命會受一時期之嚴重壓迫和摧殘。在屠殺農民軍時，他將仍以安內必先攘外的口號來欺騙民衆。

二、蔣介石仍不願抗日：我們稍有記憶的，都不會忘記蔣介石所講抗日三日忘國的謬論。此可以證明蔣介石不肯抗日了。並且抗日的先決條件，爲（一）恢復民衆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示威等絕對自由）。過去蔣介石所以對日帝國主義屈服及簽訂賣國條約，都因爲他害怕民衆抬頭，對其算賬。所以蔣介石寧願將整個中國送給日本，而不願將政權交還人民。（二）戰爭利器的準備（如飛機大炮戰艦坦克車及一切軍用品）。軍閥內戰，已使中國民窮財盡，最近日本浪人走私，又把南京依爲大宗財源的關稅收入，銳減了一半。這樣，蔣介石安有力量去準備抗日呢？並且事實上日帝國主義亦不容許你有準備。所以我們認定蔣介石今後仍不願抗日。並且只有更卑鄙的屈服於日帝國主義之下。現在許多南竄走狗說，西南已經統一，蔣介石就要抗日了，這完全是欺騙。

三、革命潮流的來臨：（一）蔣介石在西南統一後，對於抗日沒有真正的表示，則過去對蔣介石看對抗日有把握之人，至低限度對他將不信仰，並會進一步站在革命旗幟之下作打倒反動政府的鬥爭。（二）日人的走私，致令反動政府經濟組織整個崩潰。蔣介石爲維持其最後爭扎，只有加重對人民的剝削。但是幾年來，中國人民受丁天旱水災內戰等禍患，復遭苛捐雜稅的層層剝削，幾不能生活。若再受蔣介石更殘忍的壓迫和剝削，更無生活的可能。此時一般人民，爲着其生存計爲其利益計都會起來參加革命的鬥爭。（三）民衆運動高漲之後，一般具有民族意識的下級軍人，既經厭惡軍閥的內戰，復視蔣介石沒有真正抗日的表示，就會效法粵陳的軍隊而倒戈，陷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而鬥爭。

中國史大林主義者在中國採用其新政策之後，放棄了階級鬥爭，平二分卑鄙的向資產階級投降，向蔣介石政府搖尾乞憐背叛了馬克斯列寧主義。這些無恥的行爲，已一天一天的暴露在全國面前。不能取得信仰了。社會民主黨及第三黨，其本身既爲失意軍人，無聊政客所結合，又不能爲大多數工農謀利益，他們的政治生命在中國已宣佈死刑了。現在及將來，只有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才能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爲謀利，真正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任务，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使中國無產階級得到勝利。

此致  
革命軍敬禮！  
華南支部於廣州，七月二十日。